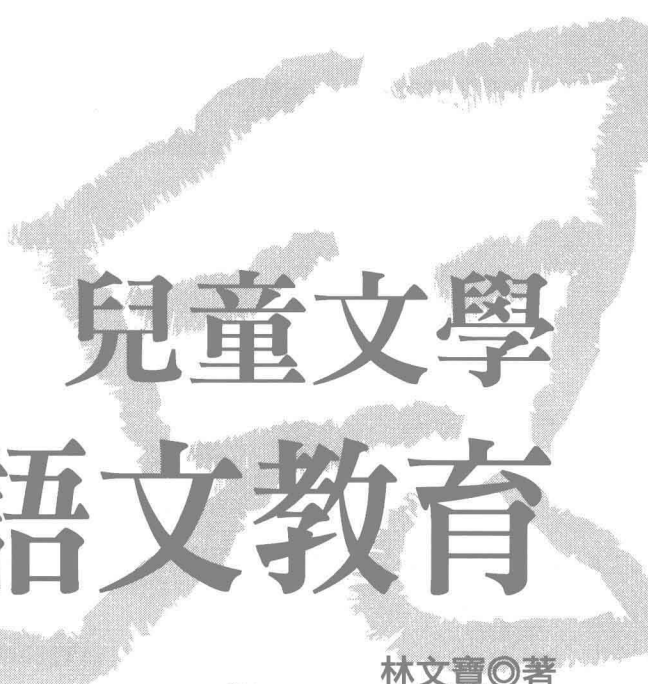


兒童文學 與語文教育

林文寶◎著

萬卷樓



兒童文學 與語文教育

林文寶◎著

萬卷樓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兒童文學與語文教育 / 林文寶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：萬卷樓，

2011.09

面；公分

ISBN 978-957-739-721-8(平裝)

1.兒童文學 2.語文教學 3.文學評論

815.92

100016902

兒童文學與語文教育

ISBN 978-957-739-721-8

2011 年 11 月初版 平裝

定價：新台幣 320 元

著 者 林文寶

發行人 陳滿銘

總編輯 陳滿銘

副總編輯 張晏瑞

責任編輯 陳玉金

封面設計 徐毓蔚

出 版 者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編輯部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9
樓之 4

電話 02-23216565

傳真 02-23218698

電郵 wanjuan@seed.net.tw

發行所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
樓之 3

電話 02-23216565

傳真 02-23944113

印 刷 者 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

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
請寄回更換

網路書店 www.wanjuan.com.tw

劃撥帳號 15624015

自序

自1971年8月1日任職當時的臺東師專，至2009年1月31日退休，共計有37年又6個月。退休後，又蒙蔡典謨校長關愛，新設「國立臺東大學榮譽教授敦聘辦法」，於是我成為校方第一位榮譽教授。

在校服務期間，就學校體制而言，歷經師專、師院與綜合大學等不同階段。亦曾兼任各種不同職務。其中，最難於忘情的，仍是學術。就學術行政而言，曾創辦語教系、兒童文學研究所，以及籌設教育研究所。而我的學術歸屬是以兒童文學為主。

走進兒童文學的天地裡，原非本意，亦非所願。或許可以視是因緣與巧合所致，想不到幾經努力，卻發現其中也別有洞天，於是乎一頭栽進。自1975年4月發表〈兒童文學製作之理論〉（見《東師學報》第三期，頁1～32。）以來，亦有36年之久。其間，除專書以外，每年也有單篇論著。在單篇論著中，除《兒童詩歌論集》之外，未有其他選集出版，今將單篇論述依性質分成四類：

兒童文學與書目

兒童文學與閱讀

兒童文學與語文教育

兒童文學論述選集

每類集結一冊出版，目錄則依發表時間為序。

收錄在各冊中，有幾篇小文章，它是我啟蒙創思的起點。對個人而言，值得珍視。至於有未註明發表時間者，則是演講的文稿，雖然有部分嫌簡陋，因敝帚自珍，一併收錄。

在結集論述過程中，自當感謝諸多助理的幫忙（魏璿、楊郁君、林依綺、蔡竺均、蔡佳恩、顏志豪、陳玉金、林庭薇）。尤其是志豪和玉金參與全程。還有，從香港來的王清鳳、陳淑君，亦參與校對，在此一併致謝。

目 錄

自序 i

朗誦及其基本腔調 001

雖屬小道，不學無問——閒話「笑話」 019

通古才足以變今——傳統啟蒙教育鳥瞰 029

師院「兒童文學」師資與課程之概況 039

我國小學語文教材與兒童文學之關係 091

臺灣「兒童文學」課程的演進 111

試論臺灣地區兒童「詩教育」 121

談《新語文讀本》——兼談兩岸國小語文教育 171

啟蒙教材與讀經 219

國小作文教學的觀念與演變 241

臺灣國小語文教材 281

朗誦及其基本腔調

朗誦是人類的語言行為，其起源也該始於先民。周禮大司樂：

以樂語教國子：興、道、諷、誦、言、語。（見藝文版十三經注疏本，周禮卷22，頁337）

鄭玄注：

興者，以善物喻善事。道讀曰導，導者，言古以剴今也。倍文曰諷。以聲節之曰誦。發端曰言。答述曰語。（同上）

鄭玄對「興、道、諷、誦、言、語」的解釋，實在不足以說明什麼是樂語。所謂樂語，當是有其腔調，它既不同於音樂的唱，也不會是同於說話，或許是從歌脫化而出。漢書藝文志引傳云：

不歌而誦謂之賦。（見鼎文版漢書冊二，頁1755）

而「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」可知朗誦與文學作品息息相關。文言時代，朗誦雖然無助於說話的學習，但卻有助於寫的練習，所以文言時代很重視朗誦，尤其是古文，更重視朗誦，他們認為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，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趣。因此從前的私塾，老師照例範讀，學生循聲朗誦。早年學校裏教古文，也還是如此。五四以來，中等以上的國文教學不興這一套；僅小學裏國語還用著老法子。而學校的課本，也由早期的「讀本」，改為「國語講義」、「國文選」、或乾脆的只用「國

文」二字。總之，對朗誦功夫漸漸不講求了。其實就語文心理而言，中國及日本的小孩在初學文字時，比較難達到形→音轉換的自動化，因此我們小時候唸書都要「朗讀」來增強我們的學習。

而後，白話時代來臨，朗誦不但可以幫助寫，還可以幫助說，而說話也可以幫助寫。於是使人感到朗誦的重要，可是大家都不知道白話文應該怎樣朗誦才好。私人在這方面做試驗的，民國15年左右就有了。民國20年以後，朗誦會也常有了，朗誦廣播也有了。抗戰以來，朗誦成為文藝宣傳的重要方法，自然更見流行了。其間有黃仲蘇的《朗誦法》（開明書店，25年7月）為朗誦開理論研究之先。35年11月洪深新著《戲的唸詞與詩的朗誦》，由大地書屋出版後僅僅一個月，適逢在臺灣從事於國語推行工作的一幫人，深感朗誦的迫切需要。於是北京大學中國語文系教授們，立即起了反應，在35年12月13日舉辦了一個「誦讀方法座談會」，當時出席發言者，有黎錦熙、朱光潛、馮至、顧隨、朱自清、游國恩、魏建功、孫楷第、鄭天挺、周祖謀、徐炳永、毛準、潘家洵等，皆當世知名之士。36年夏，傅庚生、邢楚均分別寫了兩篇論文，發表在《國文月刊》（五六期、五七期），可以作為35年那次座談會的輔助讀物（座談會記錄見《國文月刊》五二期）。這個時期，真正為朗誦奠定基礎理論，並影響至今者，不得不首推朱自清。朱氏有關朗誦論文可見如下：

論朗讀

論誦讀

論朗誦詩

朗讀與詩

誦讀教學與文學的國語（以上皆收存於《朗誦研究論文集》一書）。

而後對於朗讀的理論與實際，並未有所進展，雖然臺灣區國語文競賽裡有朗讀的項目，但對於朗誦的推廣並沒有助益。其間所謂的朗誦僅止於新詩而已。反觀香港的中文朗誦活動，自1970年起已由略具規模逐漸發展起來，本來屬於學校音樂節的中文朗誦項目，在容宜燕先生的建議與爭取下，與音樂比賽取得了同等比重地位。

而中小學的語文教學，亦僅止於閱讀的「朗讀」與「默讀」而已，對朗誦的推廣也沒有助益。

直到1976年，始有邱燮友教授指導師大國文系學生錄製唐詩的朗誦，邱教授指導錄製的朗誦錄音帶有：

唐詩朗誦 1976.6

詩葉新聲 1978.10

唐宋词吟唱 1979.10

散文美讀 1981.1

（以上皆由東大圖書公司印行，錄音帶兩卷、書一本）

又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資料中心出版有：

中國詩歌朗讀示例 張博宇編寫·何容校訂 1978.12

朗誦至此，可說立下了規範。至70學年度，省教育廳指示各

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加強中小學詩歌朗誦教學，以涵養德性、變化氣質。可是所謂的詩歌朗誦，皆屬歌唱而已，為詩歌朗誦教學應時而出版的古體詩錄音帶有：

兒童唐詩吟唱集（第一集） 無缺點出版社 1982.11

詩歌吟唱 華文唱片文具行 1983.1

中國詩詞吟唱（唐詩部分）華一音樂視聽中心 1983.1

中國詩樂之旅 幼福文化事業公司 1983.1

其中《兒童唐詩吟唱集》、《兒童詩歌吟唱》可以不論，而華一音樂視聽中心出版的《中國詩詞吟唱》，唐詩部分收唐詩六十首，錄音帶八卷。四卷是美讀與吟唱，另四卷是歌唱，不論吟唱與歌唱，皆用相同的曲調。吟唱說明十六開一本，由許漢卿先生指導，凌晨說明，並引導兒童美讀。所收吟唱調有：鹿港調、宜蘭酒令調、福建流水調、歌仔調、黃梅調、閩南調、以及江西調、天籟調。編製的方法是沿襲邱燮友的路子。其間所謂的吟唱，即是指用固定的調子加以唱，事實上已不是吟，已類似清唱，或如西洋歌劇中的吟唱調。一般說來，編製有失草率，並未能有勝邱燮友採錄之處。若說有可取之處，則在於通俗而已。

至於「中國詩樂之旅」的錄製，可說華麗之至。包括演唱曲錄音帶五卷，而演唱者除個人外，另有原野三重唱、中山兒童合唱團、松江兒童合唱團；演奏曲錄音帶五卷。又有《詩之造境》，八開畫冊一本，《詩樂飄香》八開一冊，計譜唐詩新曲七十二首，售價高達二二八〇元。許常惠為〈寫在中國詩樂之旅出版之前〉說：

我相信這一套《中國詩樂之旅》必能獲得關心於我國音樂與兒童教育的社會大眾的歡迎，並且帶給我們未來音樂文化的發展希望與光明。（見《詩樂飄香》序）

溫隆言〈為中國詩樂之旅的出版喝采〉裡，認為有以下幾點意義與創見：

- 一、策劃時間長達三年，態度嚴謹。
- 二、以音樂配合詩與王剴的畫，確是做到聲、韻與美的獨特造境。
- 三、讓中國的傳統文化能深入淺出的介紹給讀者。
- 四、嘗試以詩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份。
- 五、由林綠博士的英譯可看出進軍國際文壇的雄心。
- 六、為消沉與眼盲的軟體業界帶來一股新生的衝擊。
- 七、幫助國人對傳統的詩再認識。（見《詩樂飄香》序）

又該製作總編輯陳寧貴在〈從傳統到現代〉一文裡，曾說明譜曲的看法：

要為唐詩譜曲，當然不得不研究中國傳統的吟唱調，現今在臺灣一般流行的曲調有五種：①天籟調②宜蘭酒令③福建流水調④恆春調⑤江西調——這五種調性都受南方戲曲影響，比較靡麗，並不見得都適合唐詩的吟唱，有許多唐詩較為豪放，非運用北方（如山東）調吟唱，否則無法表

現出其真味。譬如我曾聽過有人用宜蘭酒令吟唱唐詩「塞下曲」——月黑雁飛高，單于夜遁逃。欲將輕騎逐，大雪滿弓刀。——用南方曲調吟唱北方背景的詩，顯然並不理想。吾友青年作曲家高明德，與我談起這件事，他感到非常不滿，認為這種事的發生極令人痛心；因此他有意將多年採集到的北方曲調公諸於世，我想這對國內傳統詩的研究者，大開了一道方便之門，使之免除許多不必要的錯誤。他為了實現這個理想，於年前邀集了作曲家溫隆俊、尹宏明……等，組成「中國詩樂之旅」製作小組，特別選了七十二首家喻戶曉的唐詩予以譜曲，他們運用中國南北方的曲調加上作曲經驗，製作了十卷錄音帶，即將在市面發行。我試聽過好幾首詩歌，如崔顥的「長干行」：君家何處住，妾住在橫塘。停船暫借問，或恐是同鄉。家臨九江水，來去九江側。同是長干人，生小不相識。採用問答方式作曲，前奏運用琵琶和流水聲表現。主旋律分成三段，前段由女歌手唱出愛慕與羞怯的女子情懷。第二段以趙燕黃梅調式，表現男子豪爽的個性。第三段齊唱，歌聲最後漸去漸遠，表現出歸屬的同鄉情緒。而現今臺灣流行的「長干行」是用宜蘭酒令唱出的。（見1983.1.12《臺灣時報》副刊）

該公司為配合市面發行，曾舉辦演唱會。但聆聽錄音帶與觀賞書冊之餘，除讚嘆魄力之外，令人激賞之處，並不如前列諸君所言。又歌林公司，2月份推古詞新曲「淡淡幽情」唱片一張，採用唐詩宋詞，譜以現代歌譜，由鄧麗君主唱，據2月4日《中央

日報》第七版報導，該唱片在香港推出兩三天，銷路已打破三萬張，而目前在島上也頗流行。借流行歌曲的推波助瀾，或可使唐詩宋詞滿天飛。前日（1983年4月15日《臺灣時報》）見報載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李勉歷經千辛萬苦的發掘考據，終於又現「宋詞古唱」，實際情況未見，不敢置評。個人所知，如今可見之古譜，如朱熹的開元詩譜、姜白石的白石道人俗字譜、魏浩的魏氏樂譜、允祿等編的九宮大成譜、謝元淮的碎金詞譜，王季烈、劉富樑合纂的集成曲譜、王季烈的與眾詞譜，此外，民間詩社傳唱的曲譜，別有風格。又今人顧一樵整理有「宋詞歌譜四十五調」與「唐宋歌譜二十五譜」。當然，詩歌與音樂是可行的途徑，但出版界如果真是有心的話，或許可先錄製前輩作曲家所譜的出色唐詩演唱曲，成果或許會好些。

總之，就目前所見有關古體詩吟、唱的錄音帶而言，就傳統方式說，仍以邱燮友所採錄的為最好。至於創新曲部分，亦未有超越前輩作家，我們只能再拭目以待。

詩歌朗誦教學之所以流為歌唱，乃是對朗誦沒有正確的認識所致。因此，我們認為對於朗誦應有下列的認識：

一、朗誦不是歌唱：朗誦是語文的活動，歌唱是音樂的活動。如果把詩文譜曲，用以歌唱，這是音樂教師的責任，已不屬於語文活動的範圍。

二、朗誦是屬於口頭傳播，同時更是屬於完整的語言行為。一般說來，完整的語言行為，包括書寫語言、口頭語言及肢體語言。因此朗誦是屬於完整的語言行為。

三、朗誦的特質在於聲律，而聲律在於節奏。節奏就詩文而言是音節，而音節在於平仄。也就是說語音聲調中最概括、最起

碼的單位是平仄。因此我們可以說平仄的排列是詩文聲律最基本的法律。又節奏大致可分為兩種：一種是語言的、自然的和個別的；另一種是文章的、音樂的和形式的。前者的節奏音節是以意義為單位，適用於語體詩文，就朗誦腔而言是「讀」與「說」。後者的節奏音節是兩字為一節，適用於文言詩文，就朗誦腔而言是「吟」與「誦」。

四、朗誦的基本關鍵，在於有正確的句讀。能有正確的句讀，才能理解文意，能理解文義，自然能把握住詩文之停逗和抑揚頓挫。其實這種詩文之停逗和抑揚頓挫，就是標點符號的作用。

語文教育，不能只教「動手」，不教「動口」；處理教材，不能只知訓詁，不理朗讀。事實上，一篇文章，朗誦得宜，講解的效果，就已收到一半。因此，朗誦的本質是語文教學的一環，這種口才訓練的朗誦，不但能增加語文活動的多元化，同時也有助語文的了解和寫作能力的提高。

申言之，朗誦不但是語文教育的一環，同時就表演方面而言，它更是一門藝術。完整型態的朗誦是由朗誦材料、朗誦者、聽眾三方面組成的。而其基本原則是腔調的應用，以下略述朗誦的基本腔調如下：

朗誦的腔調，一般認為可分為兩種，即「吟誦法」與「臺詞誦法」。吟誦法又稱「吟哦式」或「韻律誦法」；臺詞誦法有稱為「語讀式」。吟誦法特重四聲，有時不顧語法，聲音旋轉有韻。臺詞誦法，特點是以語法和口語為基調。而黃仲蘇先生在「朗讀法」裏，則分朗誦腔調為四大類：

- (一) 誦讀 誦謂讀之而有音節者，宜用於讀散文。如四書、諸子、左傳、四史以及專家文集中之議、論、說、辨、序、跋、傳記、表奏、書札等等。
- (二) 吟讀 吟，呻也，哦也。宜用於讀絕詩、律詩、詞曲及其他短篇抒情韻、文如誄、歌之類。
- (三) 詠讀 詠者，歌也。與咏通，亦作永。宜用於讀長篇韻文，如駢賦、古體詩之類。
- (四) 講讀 講者，說也，譚也；說乃說話之說，譚則謂對話，宜用於讀語體文。（以上見原書頁126～128。本文錄自《朗誦研究論文集》頁156）

而朱自清先生於〈論朗讀〉一文裡說：這四分法黃先生說是「審辨文體，並依據『說文』字義及個人經驗」定的。按作者所知道的實際情形和個人的經驗，吟讀和詠讀可以併為一類，叫做「吟」；誦講該再分為「讀」和「說」兩類，誦讀照舊，只叫做「誦」。

以下依照黃仲蘇、朱自清兩先生說法依項說明：

甲、吟

吟是將文章音樂化，音樂化可以將意義埋起來；或使意義滑過去。六朝時佛經「轉讀」盛行，影響詩文的朗讀很大。一面沈約等發現了四聲，於是乎朗讀轉變為吟誦。到了唐朝，四聲又歸納為平仄，於是有了律詩。這時候的文章也愈見入耳。這種律詩